

悠悠岁月

“桥”见康庄大道

文/虞彩琴

我农村老家在河西,顾名思义,村子东边有一条河,叫丹金溧漕河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忍饥挨饿的苦日子里,我们小孩子也千方百计寻些东西填饱肚子。夏天,我们去长荡湖摸螺蛳、河蚌,每次都能满载而归,只是归途更为艰难遥远。近路是有的,得从光荣大队渡口交钱过河,或镇定自若地谎称是光荣大队某家的孩子。有一回,我背的螺蛳少,迅疾上了船,姐背的河蚌沉,没来得及趁乱而上,且被摆渡员识破非大队人。姐只得沿圩堤一直往北走,走到我们大队的

渡口。河那边,姐薄薄的背上压着沉甸甸的蛇皮袋,形单影只。河这边,我泪如泉涌,固执地也往北走。有我,姐就不会孤独害怕。

要建河西大桥了!三年后,一座水泥石墩桥建成了。大桥竣工之日,鼓声喧天,鞭炮齐鸣,彩旗飘扬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河西人更是呼朋引伴,见证河西改天换日的历史时刻。当晚,清冽冽的星空下,双阳大队跳起了龙灯。两条巨大的火龙,蜿蜒透迤在大桥两岸,跳跃腾挪在大桥之上,灿烂的火光快意怒放,飞溅大桥内外。这是河西的民俗,谓之“洗桥”,取意

“除邪避灾,保平安保丰年”。

光荣大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发展多种经营,乡里大棚种植试验地、示范点。大桥建成后,光荣大队立马行动,筑了一条通往河西双阳村的石子路,大批的新鲜瓜果蔬菜源源不断,畅通无阻地通过新路、新桥,去赶汽车火车,去赶城市人的菜篮子。我们大队有走出去读书、做生意、带工程队的,也有走进来办厂、开挖鱼塘、建蘑菇大棚的……那时的我,每天骑车过桥,沿着因桥而生的大马路,去往乡村小学,给孩子们上课,风雨无阻。大桥建成不过三四年光景,走

过大桥的不再是一只只泥腿大脚板,坚实的大桥乐此不疲地驮过一辆辆自行车、一辆辆农用机械……河西人的生活和生产日夜多姿多彩,活络丰富起来。

听说大桥炸掉重建,河西人惋惜之余,心里升腾起更加美好的愿景。只两年时间,一座完全由国家投资建造的大桥气势磅礴地横跨于大河两岸,它比原来的那座桥更宽、更高、更具现代化的坚固结构和美观造型。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今天,河西大桥已更新为第三代桥梁,它是新农村建设中,为适应发展需要而重建的。

河西大桥不断翻新,给乡村百姓铺就了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;河西大桥不断“变脸”,是祖国农村发展振兴的一个缩影。



统一改为沥青混凝土路面,并精心布局和高标准要求的管理,整个路面平整而宽阔,道路两旁的路灯,像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一般高高直立着。晴天里,艳阳高照,大大小小的车辆畅通无阻,西门大街上井然有序。下雨了雨点落到路面上,在光滑的路面上溅起朵朵美的小水花,道路两旁种上了各式花草树木,让空气更加清新自然。

儿时的金坛电影院早已从人潮汹涌到门可罗雀,小慧家黑白电视整街人看的场面也不复存在,但,金坛电影院门前法国梧桐依然健硕粗壮,见证着道路的变化、岁月的变迁、社会的发展、新中国七十年来自面貌焕新颜的奇迹。

西门往事

文/李春云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在西门大街度过了童年。

这条街最大的亮点是金坛电影院,是当时金坛最大最气派的影院,也是小城西区最热闹的地方。记得放映电影《少林寺》和春节期间,电影院门前的大广场人山人海,于是整个西门大街便水泄不通、车闹马喧、拥堵不堪。

也不知是哪一天,街东头的小慧家新买了黑白电视,每天晚上会搬到院子外面,于是一条街上的人都涌去她家观看。因为那时别说彩电了,就是黑白电视,也是好

不容易凭票买到,而且要好多钱呢,不是一般普通家庭所能承受得起的。于是,《霍元甲》《姿三四郎》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武侠印象。

那个年代,大家生活都很清苦。父母房子小,室内不方便烧煮,只好在外面,搭了一个简易灶批间,生火做饭。每个清晨,木块、报纸引火的煤球小炉子,总是浓烟四起,熏染了天边和云彩。而隔三岔五地一车一车搬煤球,便成了我和哥哥的日常家务。

至今那条搬运煤球的小路都

难以忘怀。曲折蜿蜒的小路,虽然也就几十米长,但整个的烂泥路,一年到头,破煤渣子、碎石屑子、乱片瓦子到处横行,铺了一层又一层。顶头还有一个大垃圾箱,苍蝇蚊子到处乱飞。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,行人苦不堪言,一颠一簸的煤球车,每次都不敢装满,一满就会颠得煤球四处滚落,我和哥哥则在后面连追带赶,赶紧捡拾起来,捧在胸前抱回家。

后来房子不断搬迁,从小到大,从旧到新。再后来外出求学。当我再次回到西门大街已经大变样。1995年政府对西门大街路段进行延伸段施工,即西门大街往西,一直到老镇广路,进行了拓宽改造,当年竣工。后来又分步进行了黑色化改造,且水泥混凝土路面

闲情逸致

梦里故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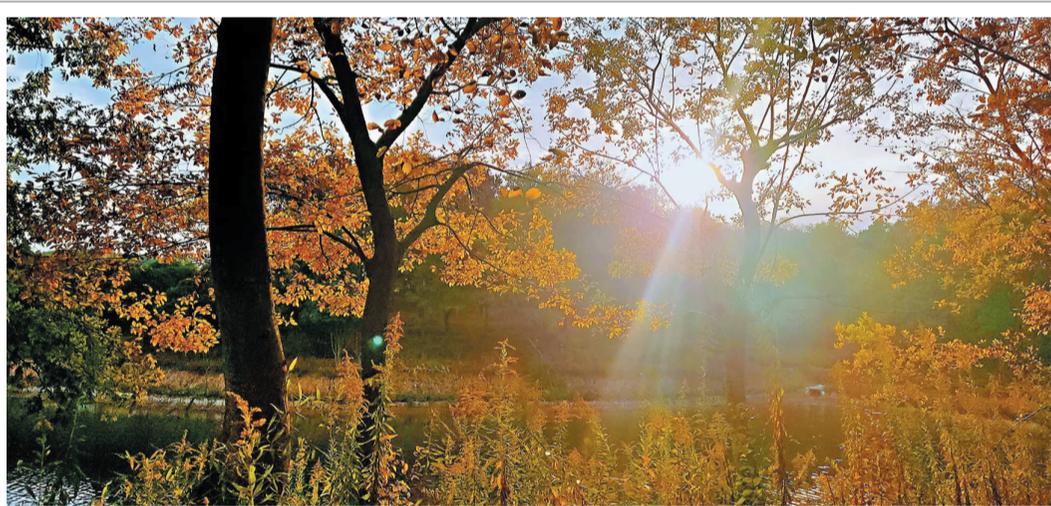
文/徐志俊

我的故乡,在金坛一个叫黄庄的小村落,故乡的回忆就像迷雾中奔跑的孩子,忽隐忽现,又像电视里的片花,那一幕幕,让你在无数的梦里流连忘返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村边万亩芦苇荡的沟渠里,香菱饱满鲜嫩,正等待着乡亲们的采摘。一大早,乡亲们就带着木脚盆、竹篮等去采摘。中午时分,一堆堆披着绿衣的香菱,小山般的堆在门口的木板上,一碗碗香甜糯嫩的菱角,便是对乡亲们辛勤劳动的最好犒赏。

糙米泡蛋是我们农村对贵宾的待遇。乡亲们把洗净、晒干的糯米,交给炒糙米的师傅。只看见糯米在铁砂的裹挟中渐渐地变胖,慢慢变香。最喜欢筛铁砂时刻,因为这时大人总会用热水瓶盖舀上一些,赏给咽口水的孩子们。

甜米酒也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,招待客人的上品。小明家的房子宽敞明亮。那里是做酒师傅的根据地,乡亲们带着土陶制的广口坛子,带着泡好的糯米,带着喜悦,聚集到了他家里,有的烧火,有的添水,有的帮着拌酒丸子。拌好酒丸子的糯米饭中间会用擀面杖按一个圆柱形的小洞,酒就会从这洞里流出来,醇香甜美的米酒,便在我们喉间肆意流淌了。



秋 魏美琴摄

过年时,远处的亲戚来拜年,都会住几天,所以早餐的点心是年前必不可少的准备。一大早爸爸就把做馒头用的面粉,加了酵母和温水,搓成了光滑的面团,让它在暖和的被窝里变成胖子。不用发酵的糯米团子是现做的,有芝麻馅的,有豆沙馅的,还有菜馅的……团子下面用两片粽叶垫着,既有粽叶的清香,又不粘蒸垫,在白雾蒸腾中,一笼笼团子、馒头,我欢快地在上面用筷子点红,它寓意着红红火火。

现在,我早已搬到了城里,网络、微信……取代了年少时的林林总总。而对故乡的回忆,在我梦里一直不曾间断。

闲情逸致

冬日的眺望

文/丁梅华

阳光明媚的季节,给自己的心情放一个假,让小鸟找到清新的空间,让河流成为七彩的音符。

在若隐若现的花丛中聆听蝴蝶轻盈的脚步,年轻的风不再因思念而此起彼伏,因为生命不相信眼泪,牵挂不需要忧伤。

其实,原本在你的眉间蕴藏着的就是一幅亘古画,当月光洒向山坡的时候,这灵魂的相约,就已在心上蘸满春天的泥土气息。

静静感受生命轮回带来的温暖,感受远去的打水漂的年龄,一切都是那么惬意,那么令人神往。

我不想因走失的情感而斑驳

的树倩影,也不想因为耳边问候的响起,而使所有的路在沉寂中走向远方。

在你的红唇边,我的守望是一种逼真的梦幻,灼热激情因纯洁而飞扬,美丽的跋涉因祥和而宁静。

你说,当我们迷失自己的时候,就会想起曾经烛光下一些现实的日子,想起祖祖辈辈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这片贫瘠的土地,便会懂得面对生活,什么是一种成长,什么是一种无奈。

当翘首眺望的草地开满了缤纷的鲜花,那只漂泊的小舟,是否还会系着你孤独的誓言,我无法阻挡季节的诱惑,就像我面对沉思中隔夜的往事,总会想起旅途中淡淡的足迹和日渐远去的童年时光……

秋之歌组诗

文/徐锁平

秋叶

是谁燃起了熊熊烈火
烧红了枫叶
烤熟了百果
将秋天
烘焙得热火朝天
染梦儿
色彩斑斓
飘满了
耕耘的芬芳

秋花

精心装扮了一春
倾情演出了一夏
谢幕告别
爱它的人们
相约
明年再聚
有了根的牵挂
才有花的艳丽

秋果

汗水浇灌的果实
格外香甜
细细品出
辛勤劳作的酸痛
不问春夏
无论酸甜
感谢大地的馈赠

秋云(外一首)

文/晓柳

撒下丝丝清凉
输入冷血
为一路狂热的过客
送一勺寂寞与思考
金秋
独闻蛙鸣悠悠
拽来彩虹一缕
跳一次大绳乐呵
看满山树果荡千秋
秋叶
一阵风儿吹过
摀住蝉鸣的歌喉
蚂蚁忙着搬家
残荷乱了池水
涂鸦血色枫林
落叶漫舞
划一道短暂的音符
跳一次空中芭蕾
感恩绿叶与根的情意
层层叠叠
磊起新的高度

炸裂的金黄

文/黄晓春

十月的阳光依旧锐利
把成熟逼向最后一米
一切蓝天下静谧
有风吹过
每一次弯腰
都是力量的积蓄
从春夏而秋
植物遵循阳光的轨迹
从嫩绿、斑斓到金黄
内心饱满直至心声迸裂
置身高地
批阅十月裸露的细节
藏于田野
聆听昆虫隐秘的私语
不负春光
收获自然而妥贴
畅饮秋风
心思有归处可寄